



## 谁是副小姐

□王彬

黛玉从扬州来到京城，带了两个仆人。一个是王嬷嬷，一个是雪雁。王嬷嬷是黛玉的乳娘，雪雁是一个十岁的丫头。贾母看这两个仆人，雪雁甚小而王嬷嬷又极老，恐怕黛玉使用起来不方便，“便将自己身边的一个二等丫头，名唤鹦哥者与了黛玉”。这个丫头后来改名紫鹃，是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物。“除自幼乳母外”，贾母还按照迎、探、惜三春的例子，安排了“四个教引嬷嬷”（贴身掌管钗钏盥洗两个丫鬟）、“五六个洒扫房屋来往役使的小丫头”。当晚，“王嬷嬷与鹦哥陪侍黛玉在碧纱橱内。宝玉之乳母李嬷嬷，并大丫鬟名唤袭人者，陪侍在外面大床上”。分析起来，在贾府，丫鬟是有等级的，有大丫鬟，如宝玉身边的袭人。二等丫鬟，如贾母身边的鹦哥，分配给黛玉后是否升格为大丫鬟了呢？再次，就是小丫鬟了。根据上面引文，大丫鬟为主人的起居服务，如鹦哥陪侍黛玉在碧纱橱内，袭人陪侍宝玉在外面大床上；二等丫鬟负责钗钏盥洗，如果是男主人，则相对简单；三等丫鬟则承担主人房间的洒扫与来往役使。等级不同，身份也不同，虽然同为丫鬟但地位是不一样的。在黛玉身边，如此算来，就有乳母王嬷嬷、四个教引嬷嬷和七八个丫鬟了。七八个丫鬟中，是否包括雪雁与鹦哥呢？如果包括在内，围绕黛玉周围的则应有十四五人。

但是，在黛玉的舅妈王夫人看来，十几个嬷嬷与丫鬟并不算多。第七十四回，王夫人与凤姐商议，如何处理绣有春意的荷包时，凤姐向王夫人建议，不如趁此机会裁撤一些年纪大和“咬牙难缠”的丫鬟，“拿个铺儿撵出去，配了人。一则保得没有别的事，二则也可省些用度”。王夫人认为凤姐说的不错，然而又叹口气，说道：

你说得何尝不是，但从公细想，你这几个姊妹，也甚可怜了。也不用远比，只说你如今林妹妹的母亲，未出阁时，是何等的娇生惯养，是何等的金尊玉贵，那才像个千金小姐的体统。如今这几个姊妹，不过比人家的丫头略强些罢了。统共每人只有两三个丫头还像个人样，余者纵有四五个小丫头，竟是庙里的小鬼，如今还要裁革了下去，不但我心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

按照王夫人的说法，黛玉的母亲未出阁时才像个千金小姐的体统。究竟是怎样的体统，王夫人没有说明。她要叹息的是，现在伺候几个姊妹的丫头，只有两三个还像个人样，剩下的即便有五六个，不过是庙里的小鬼而已。两三个像人样的丫头与五六个小鬼一样的小丫头，伺候贾府里的一个小姐，很是委屈了。

上面分析，在贾府，丫鬟分为三个等级。等级不同负责的事情也不一样，等级愈高，与主人的关系愈亲密，而低等级丫鬟是不可以做高等级丫鬟工作的。一天，宝玉从北静王府回来，恰好丫鬟们都外出了，而

宝玉“偏生要吃茶”，一连叫了两三声，才有几个老嬷嬷进来，宝玉见了她们，连忙摇手，让她们退出去。宝玉没见过丫鬟，只好自己动手。这时丫头小红进来给他倒茶。宝玉从未见过她，便问道：“你也是我屋里的人吗？”宝玉为什么奇怪，因为在曹公笔端，小红是：容长脸，细巧身材，一头黑鬃髻的好头发。这样美容颜的丫头自然不属于庙里的小鬼，不应该列为三等，而应该列入二等，怎么会有没见过的？对宝玉的疑惑，小红回答说，我从来不给你“倒茶递水，拿东拿西，眼见的事一点儿不做”，你怎么会认得？宝玉又问：“你为什么不做那眼见的？”小红道：“这话我也难说。”这就不难说的事了，因为这本不是她该做的事。而这时，秋纹与碧痕担水回来，看见小红给宝玉倒茶，心中很不自在。等小红回到自己的房间时，二人便进去质问她为什么给宝玉倒茶。小红解释说姐姐们不在，我才给宝玉倒茶的。秋纹听了，兜脸啐了一口，骂道，“没脸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催水去，你说有事故，倒叫我们去，你可等着做这个巧宗儿。一里一里的，这不上来了。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碧痕也骂道：“明儿我说给她们，凡要茶要水要送东西的事，咱们都别动。只叫她去便是了。”秋纹与碧痕是负责宝玉房间里面的丫头，身份高于小红，她们如此愤怒是因为小红僭越，做了属于她们的工作，或者说侵犯了她们的利益。在第七十四回中，晴雯在回答王夫人关于宝玉饮食起居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上一层有老奶奶、老妈妈们，下一层又有袭人、麝月、秋纹几个人。”在这些丫头中还应该包括碧痕和晴雯在内，她们也属于二等丫头，对小丫头斥责、打骂而毫不手软。晴雯不是曾经拿起一丈青乱戳小丫头坠儿的手，把她戳得哭哭喊喊吗？

这是二等与三等丫头之间的关系。那么大丫鬟呢？大丫鬟更有威风，在与外人吵架的时候，受气的小丫头往往是大丫鬟的帮手。一天，负责大观园厨房的柳家的正按房头分派菜碗，迎春房里的小丫头莲花儿走来，对柳家的说：“司棋姐说了，要碗鸡蛋，炖得嫩嫩的。”柳家的表示如今鸡蛋难买，“你说给她，改日再吃吧。”莲花儿赌气告诉了司棋，司棋听了心头火起，伺候迎春吃过饭，便带着小丫头们走来，厨房里人正在吃饭，见她脸色难看，都忙起身赔笑让座。司棋喝命小丫头们动手：“凡箱柜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去喂狗，大家赚不成！”小丫头们七手八脚抢上来，一顿乱翻乱掷，慌得众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说：“姑娘别误听了小孩子的话，柳嫂子有八个头，也不敢得罪姑娘。”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才将气劝得渐渐平了。“小丫头们也没得摔完东西，便拉开了。”司棋又连说带骂，将被人劝回。“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自己咕嘟了一会，煮了一碗鸡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泼在地上。那人回来，也不敢说，恐又生事。”

可惜好景不长，司棋因为与表弟潘又安私通而被逐出大观园，恰好被宝玉撞见，见到宝玉司棋哭了拉住他，恳求他和王夫人说，不要把她逐出去，周瑞家的哪里肯听这样的话，发躁地向司棋喝道：

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听话，我就打得你了。别想着往日有姑娘护着，任你们做耗。越说着，你还不好好的走！如今又和小爷们拉拉扯扯的，成什么体统！

在周瑞家的话里，司棋曾经是副小姐。这就令人奇怪了，既是丫鬟，即便是大丫鬟，一等的丫鬟，也不过是丫鬟，怎么成了副小姐？副，这个词，有陪伴、辅助之意，把司棋称为副小姐便是从陪伴、辅助小姐的角度出发，通俗地说，是陪伴小姐的，这样的丫鬟，有小姐在背后支持，当然要受到其他仆人的尊重。然而，那是往昔，眼下是：“若不听话，我就打得你”，原因之一是“深恨她们素日大样”，不把周瑞家的这些人放在眼里，现在失势落到她们手里，又怎么会有好脸色！



台静农作品

我的正经学历是初中毕业，又非书香门第，没有家传，读书也就少得可怜。后来有可能多读一些书了，却又不敌慵懒陋习。同乡大诗人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只听进了半句，且不幸是后半句，搞得自己不伦不类，非但不成器，还常闹笑话。“文革”之后，报上批判文章常提到“文革”期间某些执掌大权的人物因为不学无术出的丑，比如将“赤裸裸”念作“吃果果”，将“墨西哥”念作“黑西哥”等等，看后我也乱笑。但静心一想，不对了，类似的丑，我自己出得还少吗？认得准的字或许多个，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不由得沁出一鼻子冷汗。

明白了这一点，我就尽可能小心地避开小时候听来的“高字认半截，矮字认半边，认字不用问先生”的懒主意。公开场合，凡是拿不准的字，努力不瞎开口。如果非念出来不可——比如问路——那就一定先请教了再说，不知为不知，比出丑好。前些时去过一趟江浙，在高速路的路牌上看到“甬直”和“北库”，老老实实地请教当地司机，才避免了认作“角直”和“北库”。尽管“库”就是“库”的方言，意思是一样的，但真要把“库”念作了“库”，还是不免赔笑大方的。

但是一个人的劣根性，岂是那么容易根除的。又老也克制不住表现欲，认错了的字冲口而出还在其次，最胆大妄为的是连自己并不确知的典故也会信口胡诌。清华、北大这样伟大的学府我连门朝哪开也不知道，有一次在深圳大学跟一群学生座谈，竟把陈寅恪题写在《清华大学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成是王国维的话。隐约看到下面有学生相互交换眼神，我并没有在意，依旧是口若悬河。旁边的一位教授悄悄塞过来一张更正的小纸条，让我霎时如五雷轰

## 中古诗歌笔记三题

□顾农

### 曹植《斗鸡诗》

好斗大约是人类的天性之一，所以游戏往往采用两军对垒的模式，无论是中国象棋还是国际象棋，都很像两国交兵，杀个你死我活；各种球类活动也都是两军对垒，谁先下一城，就兴高采烈，谁终于败北，其崇拜者中的某些“迷”人便开始闹事。还有让动物介人的，最著名的是西班牙的斗牛；中国人则斗鸡、斗蟋蟀，让它们自己斗，坐而观之，尽管如此，也曾经有人入迷，弄出许多故事来。

斗鸡一事可以入诗，其中最有名的是建安才子曹植写的一首，其后半云：

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群雄正翕赫，双翅自飞扬。

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背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

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愿蒙狸膏助，长得擅此场。

一二两句写战前的态势，三四两句则以“羽”、“目”两处细节渲染战斗的气氛，五六两句形容失败者的狼狈，七八两句则写胜利者的得意。最后两句最妙，介绍胜利者的奥秘：原来它身上涂了一种秘密武器——狸（黄鼠狼）膏，于是对方就非失败不可了。

这种药怎么用法，现在弄不清楚了。此事当时就近乎军事秘密，1800年后的读者更是难以明白。

蒙狸膏之助既相当于使用违禁品，按竞技的“费厄泼赖”（fair play）原则，应取消其参赛资格，并停赛若干年。但当时的人们似乎很洒脱，并不介意，曹植竟然得意洋洋地将这一秘密写入诗中。这大约也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一种表现吧。

和曹植玩斗鸡比赛的是他的哥哥曹丕。“建安七子”之一的诗人应场在《斗鸡诗》中称他们弟兄俩的斗鸡场是“兄弟游戏场”。

后来这哥儿俩都长大了，进入宫廷政治的游戏场。这里的斗争残酷得多了，他们自己变成了好斗的公鸡，这一回使用了“狸膏”并最终得胜的是曹丕，他接了曹操的班，稍后更“长鸣入青云”地当了皇帝；而曹植则虽但失了一地鸡毛，他完全沦为一个顶着侯王头衔的囚徒，后半生痛苦不堪，匆匆短命而死。

不知道曹植晚年重读自己青年时代的《斗鸡诗》会作何感想。不过他失败了也好，否则我们将失去一位杰出的诗人。

### 释宝月《行路难》

《玉台新咏》卷九载《行路难》一首云：君不见孤雁关外发，酸嘶度扬越。空城客子心肠断，幽闻思归气欲绝。凝霜夜下拂罗衣，浮云中断开明月。夜夜遥遥徒相思，年年望望情不断。寄我匣中青铜剑，倩人为君除白发。行路难，行路难！夜闻南城汉使度，使我流泪忆长安。写客子和思妇的相思很见情致，其五六两句对后来李白那首著名的《静夜思》似不无启发。此诗作者署“释宝月”，一个出家人能写出这样的佳作来，颇可怪异。此人显然不遵守佛门的规矩。宝月和尚还有两首《估客乐》，亦复写得一往情深：

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依报头上钗，与郎资路费。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两首一气呵成，前一首殷勤送别，细节生动；后一首全是临别叮咛语，罕譬而喻，大有民歌风味。抒情主人公开朗豪爽，情意无限。抛开了绮语戒一层不谈，宝月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钟嵘《诗品》将他列入下品，而我们知道，凡列入《诗品》者“便称才子”，陶渊明也不过就在中品。可惜的是《行路难》的著作权有问题，《诗品》卷下云：

《行路难》是东阳柴廓所造。宝月尝憩其家，会廓亡，因窃而有之。廓子贵手稿本出都，欲讼此事，乃厚赂止之。

这一著作权之争的故事简直够写一篇短篇

小说。后来《儒林外史》里就有类似的情节，见于第二十一回“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只不过那个牛浦郎不仅窃取诗人牛布衣的诗稿，还要进而冒充诗人本人，显得更加荒谬罢了。

柴廓之子本来打算去告官，可知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什么著作权保护法，知识产权也还是可以得到某种保护的。尽管小柴有点财迷，得到一笔钱以后就和宝月把事情结束了，但宝月的问题还是包不住的。

### 大义公主《书屏风诗》

《诗经·卫风》里有一首著名的《载驰》，其写作背景是公元前660年北狄入侵卫国，卫国大败，首邑被抢掠一空，卫懿公死难；懿公的妹妹许穆夫人（嫁至许国，为国君穆公的夫人）奔回卫国共赴国难，并提出联合齐国抗击北狄的主张。许国的大夫将她追回，惟恐会把祸水引到许国来。于是许穆夫人赋《载驰》，其中说，即使你们不赞成我回国的举动，我也不能跟你们回许国去。于是你们各有各的想法，各走各的路。你们纵使有极多的好主意，也不如我亲自回去一趟（“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这首诗强烈地表现了一位女贵族对自己故国的感情，历来传诵不衰。

后来又出现了一位与许穆夫人似乎有些类似而其实很不同的人物，她就是北周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千金公主。北周宣帝时，她被远嫁东突厥为可汗摄图之妻。摄图本是突厥逸可汗之子，“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治都斤山”；“勇而得众，北夷皆归之”（《隋书·突厥传》）。隋灭周以后，公主恼宗邦之覆灭，力劝沙钵略起兵反隋，于是沙钵略起兵与隋大战，先胜后败，这时突厥内部又发生内讧，于是他决心依附于隋，永为藩附，“遣使朝贡，”（千金）公主自请改姓，乞为帝（隋文帝杨坚）女”（《隋书·长孙晟传》）；这样千金公主就放弃了原来的姓“宇文”，于开皇四年（584）得赐姓为杨，同时改封为大义公主。在此后一段时间内，隋与东突厥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

隋平陈以后，文帝将缴获而来的后主陈叔宝的一架高级屏风赏赐给大义公主，引起她很深的感慨，于是在屏风中题了一首诗（现已收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七）道：

盛衰等朝暮（一作“露”），世道若浮萍。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

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庭。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

古来共如此，非我独中名。唯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

此诗借叙陈朝灭亡之事以寄托自己的幽思，大发了一通兴衰成败的咏叹，同时也对自己的远离中原、飘流“虏廷”颇多感慨——这位公主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诗也写得很圆熟。可惜前人对此诗多有误解，如沈德潜《古诗源》（卷十四）评论此诗说“英气勃勃，事虽不成，精卫之志，不可泯灭”，他之所谓“事”，大约还是指为北周向隋复仇之事，殊不知那是先前的事，现在公主本人已经是当今皇帝的干女儿，完全拥护朝廷了。沈氏的这几句话拿来品题《载驰》还算较恰当，而大义公主此诗，意固不在此也。又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二十二）分析《题屏诗》道：“此伤不能复仇之诗，特就画屏为引端耳……用意用笔，吞吐入妙”，此诗确实有点吞吞吐吐，但其中完全没有什么复仇之志，只是自伤身世而已，须知此时她早已同她的丈夫沙钵略一样，衷心拥护隋王室，哪里还有什么“此伤不能复仇”之意？隋朝好诗不多，这首诗得算一篇，所以唐人撰《隋书》时特为全文录入。

沙钵略向隋称臣后，“岁时贡献不绝”。他去世多年后，公主因为据说“与所从胡私通”而被废黜（详见《隋书·突厥传》）。其时东突厥内部纷争不已，这位前公主被摄图先所生的儿子都蓝可汗（原名雅虞闰）杀死。不过此乃后话，同这首诗没有什么关系了。

## 温和比尖刻好

□陈世旭

顶。好在我还多少有一些明智，稍稍镇静了一下，我念了这张纸条。我至今一旦想起那些深大学生的反应就止不住感动，他们当时报以的不是轰然嘲笑，而是静默的谅解。

同样性质的例子后来又出现在《今晚报》，在《再说人的价值》一文里，读者看到的“晏子车夫”，在我的原稿里其实是“孔子车夫”。这故事我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听来的，又不知怎样就把晏子错记成了孔子，讲的人肯定没错，错肯定就错在我自己的稀里糊涂。令我感动的是，《今晚报》的编辑在订正之后，对我的出丑未置一词，只是啥也没发生似的寄来了订正后的样报。

这样的对无知的宽容，已经远远超出了纠错本身，而有了一种人性的温暖。除非实在是冥顽不化，更多的受惠者并不会因为这种宽容而更其骄纵，恰恰相反，只会更深刻地警醒和检讨自己。

偶尔在网上，看到一种严酷的批评，情绪激烈，用词极端，给人的感觉不像是批评，更像是泄恨，必欲将批评对象斩尽杀绝，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样的批评家并不都是愤青，常常是名头很大的名流，自然也有靠这样的批

评方式而成为的名流。我很愿意相信他们拥有莫大的社会责任感，但某种现状不尽如人意，一边只能做指点工作的人很着急，是可以理解的。但着急是不是就必须开骂？可不可以更有勇气些，从更大更深的背景去做一些更具理性性的研究，帮出些好主意，不是更有益于现状的改变吗？尤其同行之间，更何苦相煎太急？看到一家以文化普及为宗旨的杂志，有些文章在指出某些错误的时候常常语多讥讽，极尽挖苦之能事，也许是物伤其类吧，很为被挖苦的人难过。任何人——包括喜好酷评、喜好挖苦的人本人，谁能保证自己没有知识的盲点？任何行业也都永远会有赢弱者、后来者、落伍者。无能和无知本身并不是过错，恰恰最需要善意有力的帮助。

常言说“事不过三”，但事情哪能尽由人意？对于像我这样学养有限的人，说有了教训——哪怕是极深刻的教训就能确保不再出丑，永远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只要不是面对坏人坏事，批评者的态度总是温和比尖刻好。一个群体，乃至一个社会，暴戾之气多了，其实谁都不会觉得舒服。



## 台静农的梅花

□王祥夫

和鲁迅有过交往而后来客死台湾的作家不止一位，而台静农就是其中的一个。

台静农的散文杂文十分好，没有一点废话和矫情，且以写小说的方法描物状人，所以十分生动，台静农毕生只出版过薄薄一本小随笔集《龙坡杂文》，其中所收文章凡44篇，篇篇鲜活好看，写张大千的那篇题名为《伤逝》的文字可以说在众多关于张大千的文字里最好，写张大千在那里作画，许多人围着看，他照画不误，而且越画兴致越高，而且要边画边和客人做笑谈，丝毫不影响行笔着色，而且，在场每人得一幅。每当过生日，台静农家照例都要为张大千画一幅梅花以祝寿，张大千对台静农说，“你的梅花好啊！”即至后来我看画册，台静农的梅花果然不错，有骨格和风致在里边，圈圈点点中无俗尘气。台静农不单梅花好，字也写得好，而且好像是来者不拒，直到后来也烦了，写过一篇文字，里边说，“我是越写越烦！”到这地步，可见登门求字者有多少。中国作家就书法而言，是当代文学作家大不如现代文学时期，周氏兄弟两个，郁达夫和茅盾，再如冰心字都好，郭沫若的字我个人不喜欢，但也好。我读鲁迅日记，最喜欢读他的手稿本，小字写的笔画省略而能让人字字都认识，作为小楷，实属不易。台静农的书法风范是不疾不徐，行书居多，

至今我还没有见过他的草书。台静农先生的杂文中，让我最感动的是《辽东行》和《记银论一书》。《辽东行》从一块造像碑的发愿文说起，这铺造像主像已失，只存残座，座上存30多字的发愿文，我在我的散文集《杂七杂八》里已经提到过这个发愿文，发愿文很简单，“咸享无年四月八日弟子刘玄 母樊为夫征辽愿一切行人平安早得归过敬造陀陀像二铺”。《辽东行》这篇文章很短，内容却特别的丰富，从有唐一代的征辽，写到民间的“百姓困穷，财力俱竭”的种种苦难，再到民间的反战情绪——《无向辽东浪死歌》，特别感人的是文章从碑座发愿文说起，十分情深的“愿一切行人平安早得归”，而真实的情况是许多人已浪死辽东，已白骨露于野。我读这篇文章中所录的“发愿文”，一次次领悟到什么是哀婉动人，这边在祝愿远行的人回来，而那边征辽东的战士们却早已可能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的区别只是不是无定河而已。“可怜无定河边骨”的“无定河”改做“辽河”也许恰好。台静农不愧是文章老手，文章的好处都不在字面上，是那丰沛的情绪感染着你。而另一篇《论银论一书》却完全可以说是一篇读起来让人兴趣盎然的学术文章。《银论一书》用现在的的话说也可以是《钱币论》，是讲清代钱币的，书中把清代银币作伪的几种常见的而我们现在不可能知道的方法讲得十分清楚。读过这篇《论银论一书》，好像是倒不必再读那本银论，对于一般读者，确实如此。《龙坡杂文》一书所收录文字，多从大陆去台湾的知识分子有关，行文之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怀念故园的淡淡伤感，是挥之不去的一种情绪。《记张雪老》《粹然儒者》突出一个酒字，文人之与酒，似乎是互相亲切，但台静农怀人的篇什里所表达的却是一种供酒浇愁；愁既不可浇，倒让人读他的文章感到伤感。他在《记张雪老》这篇文章中说是介绍张雪老的诗，不如说是在表达自己的胸中惆怅，这首《书问》：“极目云天天自垂，无边风雨自丝丝，人前饮酒歌当哭，未尽胸中一片痴！”

台静农先生是写小说的，而我却从他的杂文和所画梅花学到一二好处。台静农先生本人好有一比，简直就是现代文学时期移到台湾的一树“文学老梅”，著花虽已不多，但其珍贵处，真正一如周瘦鹃曾经养过的一盆朱梅，人们珍重它的意思想原也不要它开出几万朵的梅花！

存在着便是宝贵，更何况他梅花画得那样好，文章写得那样好。



玄奘堂笔记



大白话